

诗是万成文学创作的起点,诗是他生命与命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无法割舍,当然他也是以诗名世的。他对诗坛上这个流派那个主义的都没有兴趣,蘸着自己的真诚写作,他是一个成熟的诗人,也是一个无帮无伙的独行侠。他又是一个多面手,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里,他也是赫赫有名的实力作家,他的儿童诗、儿歌、童话写得都很独特,出版了很多童书。他还酷爱书法,艺术,他的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展览,多次获得了各种奖项。他在一个大机关里任职,还要写大量的规范文字,在那个领域里,他仍能游刃有余,显现出了又一种能力。他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,出版过散文集。我至今都很吃惊,他那么忙,是什么力量使他创作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作品?他是一个精力旺盛又很会科学地安排时间的人。

前不久,万成把《钱万成散文选》书稿送来了,还叮嘱我为这本书写点文字。书稿分七辑装订,得用几个纸口袋才能装下,很重,但我还是决定带上它出差,边走边看。下面是我阅读时断断续续的笔记——

不及万分之一 傅抱石

博古斋

筷子

夏建军

筷子,古称“挟”、“箸”。我国早在3000多年前已经使用象牙筷子了。1961年,在云南祥云县大波拿一东周古墓中,出土了2000余年前的青铜。西汉名著《急就篇》里,还曾为筷子下了简明的定义:“箸,一名挟,所以夹食也。”汉魏六朝时各种规格的漆筷也生产出来了,且漆筷制作精良,光亮如镜。汉武帝曾以一双珍贵的文犀辟毒箸赠与爱妃赵飞燕。南北朝时帝王常以金丝镶嵌红木箸赏赐百官。唐代开元及天宝盛世,达官显宦为了炫耀门第高,在乐宴嘉宾时,常配以典雅的牙筷或玉筷。皇室及官宦宴饮皆用金筷。

至宋代,玉筷、铜筷等筷子已相当精湛,饮誉遐迩。明清两代,筷子生产集历代之大成。清代,云南武定县烙画名匠武岳,能在长不盈尺的筷子上烙画唐名家阎立本的《瀛洲古八学士图》,其人物须、眉、衣褶、剑、履,细若丝絮,而一一生动,栩栩如生,巧夺天工。民国初年,杭州城里一位叫潘三四的铅丝师傅,运用做铅丝的工艺,为杭州天竺筷包上银质如意图,又用铁版烙印长方形的“寿”字,和圆形的双“喜”字,使天竺筷锦上添花。

筷子按尺寸分,有六寸半、七寸、八寸和九寸4种;依花色论,有人物山水、龙凤、花鸟等之别;倘按原料区别,有象牙筷子、竹筷子、玻璃筷子、塑料筷子等,而在竹制筷子中,有白竹和天竹之分。在木制筷子中,又有黑白木、乌木、冬青木、红木、黄杨木和楠木之分;从形状上分,筷子有圆、棱、粗、细、扁。先细后粗,一劈两根等形状。还有涂漆、涂金、雕刻、烫花等。各种筷子都有自己的特点。如金属筷子表面光滑,美观耐用,但导热性能强,容易烫嘴;塑料筷较脆而易变形,对皮肤粘膜有一定的刺激性;漆筷质轻、美观、光滑,但漆是一种不利人体健康的有机物;竹筷和木筷质轻、美观、价廉,且对人体无害,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类筷子。

我国各地名筷不少,著名的如广西桂林的烙画筷,烙以风景名胜,栩栩如生,白绿相间,清丽大方;福建的漆筷,或贴金绘彩,或红黑相配,落落大方;广东的乌木筷色泽漆黑,经久耐用。此外,北京的象牙筷、杭州的天竺筷、武汉黄鹤楼的贴花筷、河南南阳的楠木筷、江西彩漆烫花筷、成都望江楼的烙花筷等,皆为筷中之上品。

三十春秋一瞬间,神州发展史无前。身居陋室观情趣,艺海泛舟不计年。黄居正诗并书

序与跋

生命和思想是最美的风景(上)

序《钱万成散文选》

张洪波

1.在飞机上读完了第一辑,有几篇把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,特别是写姐姐的那篇。快到咸阳机场的时候,我收起了书稿,邻座的那位先生说:“看上去你不像是一个脆弱的人啊。”我说:“我碰到让我脆弱文章了。”现在,在古城西安的夜里,再翻一翻第一辑的几篇,《依依手足情》里的姐姐仍让我心中酸楚。还有《干妈》,大离奇了,没想到万成还有过这样叫人心痛的经历!在《父亲的眼泪》中,父亲到城里看病回来的时候,看到了辍学放猪的儿子,他滚烫的眼泪滴落在儿子仰起的脸上,“他说他对不起孩子,他说他知道他走后儿子会辍学放猪他不如挺死……”这是父亲去世前一年的事情。《不幸的女人》写的是母亲,一个善良、勤劳、顺从、体贴的女人,她在世上只活了42年……

我不喜欢写得很有“精美”的文章,我喜欢更淳朴一些更笨拙一些的文章,因为“精美”往往带来一些虚假,带来一些

不必要的修饰,而淳朴和所谓的笨拙往往带给我们更多情感上的真实。万成的散文,的确是以情动人的。

万成从小失去双亲,那些悲痛那些怀念,那些苦楚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,使他积累了太多要表达要倾诉的东西,而这些要倾诉要表达的,是其他没有相同经历的人无法表达的。也就是说,真实永远是真实,无法编造。真实地打动人,会留下持久的印象。

2.晨起,在长庆油田宾馆读万成散文选的第二辑。又有几个人物活跳在眼前,写诗人丁耶先生的《幽默诗人和他的幽默故事》一篇最为生动,也许因为我也熟悉了丁耶先生的缘故,读起来总感觉先生就在对面。关于丁耶先生,万成不但写出了曾经岁月中的苦涩幽默,也写出了饱经风霜的一代诗人的无奈。丁耶先生的故事很多,万成写到的,我还是第一次晓得。这一辑还写了几位普通的人,如青松先生,一位平凡的师范教师。有人劝青松先生花点钱

找找人把妻子儿女的农村户口弄到城里来,他不同意:“穷教书的本来就什么都没有,难道连这一点仅有的人格也不要了吗?”写出了普通人的不普通的骨气。

万成很少为他笔下的人物虚张声势地添油加醋,不做狗扯羊肠的描绘,靠人物自然生长的力量提升文章的可读性。语言简洁、凝练,这里能看出他诗歌功力的再现。当然,关键还不是作者对笔墨的吝啬,而是心灵,心灵的洁净才可能尽量少的添枝加叶。从维熙先生说过:“什么是散文?散文是文学作品类中的自由落体。它是诗的姐妹,听命于心灵情感的呼唤。”这已经点到了散文真正的六位。

3.在咸阳机场登机前,再次翻阅第二辑,读万成俯下身来向自己的儿子检讨、道歉的几篇。这些文字也可以理解为是写给天下孩子的,他甚至自责:“我不是一个好父亲。”还有:“我站在父亲的位置上面对儿子,无论对老对小都有一种愧疚,我真心地企望着他们的原谅。”他对自己的不民主、对自己的粗暴、对自己的豪情等等,做了一次深刻检讨。

不知万成的儿子是否读到了这些文字?他一定会被感动,一定会为自己有这样一位真诚的父亲而感到自豪。



儿女英雄(国画) 苗再新

鲁公庙与理学祠

朱士云

鲁公庙,简称鲁庙。是庙,是祠又是自然村。位于中牟县城西北7公里处。中(牟)万公路与郑汴快速公理会处西南侧。

鲁庙是为东汉末年著名县令鲁恭所建的祠庙。为牟中八景“鲁庙晴晖”之一景。据明正德十年《中牟县志》载:“鲁公庙,一在鲁村,乃当时巡行所止处,四时乡民致祭。”又“鲁恭,字仲康,(陝西)扶风平陵人。蚤以明经应召,建初中拜中牟令。专尚德化,不用刑罚。……和帝初拜为博士,迁光禄勋,永和元年为司徒。宋景帝中诏赠太师,有祠墓在牟。”鲁公任中牟令时,注重以道德育民,不以刑罚治县。在牟有三大政绩,有鲁公“三异”之详载,即蝗伤稼不入牟境,化及鸟兽,童子有仁心。并有鲁恭三异垂青史,王学文一廉达紫晨,之美誉。

镀金

夏吟

“镀金”一词有两个解释:一是指一种以金饰物的工艺,即在器物的表面上镀上一层薄薄的金子;二是比喻和讥讽人到某种环境去深造或镀金(如出国留学)只是为了取得虚名。镀金固也美,只是表面的。

以“镀金”比喻人的这一用法,源于唐代的典故。据五代人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十三及元人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卷六记载:唐代钱唐诗人章孝标几次科考进士都落孙山,心中闷闷不乐。淮东节度使李绅,有一年初春大雪时举办宴会,章孝标也被请去赴宴。李绅素闻章孝标的诗写得很好,就请他即席赋诗。

没有雪花,不见雨点;整整一个冬天,干裂的黄土在祈盼……五十年一遇;要调动一切可用的水源!

二月二,龙抬头,传说这是个该下雨的日子

政令与甘霖

荣年

还差三天,雨真的来了,老天终于降下甘霖……

潮乎乎,润润润,

新书架

《细说清人社会生活》

黄丹

论分析与史事钩沉,作者另辟蹊径,用平和轻松的笔调,细述说清人的生活,如同朋友之间在聊着记忆中的往事。每个章节的开篇,也往往以讲故事开头,如说清人的吃,先从名士纪晓岚的吃说起;讲

身陷娱乐圈

张磊

夜晚的寒意袭来,王雪儿缩着脖子往回走,空寂阴冷的大街让她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。她很想给张伟打个电话,但犹豫了一下又忍住了。如果此时她和张伟再靠近一步,发生什么事都是顺理成章。拍戏的日子总是很紧张,可一闲下来,王雪儿就会想起某个人。这种感觉很奇妙,人虽是忙碌,心却是空的。

日子在忙碌中过得飞快,剧组终于完成了所有的拍摄工作。这部戏杀青后,大家在财务处领了薪酬,一起吃了顿散伙饭。

王雪儿和制片组的人一起回北京。到了北京西站,已过晚上九点了。王雪儿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下了车朝出口走去。她远远地看到,出口处站着的一个穿着橘红色冲锋衣的身影。王雪儿心头一热,张伟居然站那儿了。

“你咋来了?有朋友来北京?”王雪儿走到张伟跟前。

“呵呵,没事啊!我就不能来西站玩玩?把包包给我吧。”张伟伸手接过王雪儿的背包和麻利的背上。包是猛犸象牌的登山包,张伟借给王雪儿的。

“唉,搞了半天,是来接我的啊?郁闷了,你晚上请我喝大酒。”王雪儿跟着张伟,车站的人太多,她便拉着张伟那冲锋衣后的拉杆。

“没问题,你的包怎么这么沉?不是从剧组偷了一头猪回来吧。”张伟和王雪儿走到马路对面,打了一辆出租车。

到家之后,张伟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沙发上,时而而在文档里敲几个字。王雪儿简单地冲了个澡,穿好睡衣走了出来。看到王雪儿,张伟指了指摇椅说:“你先坐着,我跟你谈个事情。”

王雪儿坐了下来,她一边用浴巾擦着头发,一边听张伟说剧本。张伟清了清嗓子,开始给她讲电影剧本《飞碟神话》的大纲与人物小传。张伟说得情绪激昂,说到结局部分的女一号对当年伤害自己的丈夫,坦然地从容地说了声谢谢你时,张伟眼里竟然闪着泪,显然他把自己的情绪带进去了。

张伟说完了,房间里十分安静。两人都不说话,空气中只剩下低低的呼吸声。

很久很久,王雪儿才打破了沉默:“本子不错,我能演女一号吗?”

看到我疑惑的目光,海群看了看萧东楼,摸摸脑袋自嘲地说:“其实是我们公司最近有进行大量人事外包的打算,我也想了解一下MMI的情况,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嘛。”

“对啊对啊,我也想了解啊。你平时都不对我说你工作上的事,我同事说猎头就是Sale(销售),是人贩子,我们签合同,也没有被我们拐走。”一切的条件都是透明地摆在桌子上,是公开的,一份猎头提供的职位需求就如你正在吃蛋糕,我们只拿一块放在你面前,或更美味,或更精致,或更有分量,或更有营养,也或者跟你目前吃的大小差不多,只是多了点水果。总之它跟你吃的肯定有不同的地方,然后由你自己来权衡比较,选择继续吃你原有的,还是接受这个新的。但是你接受了还不行,还要蛋糕店的主人来决定是否要真正把这个蛋糕送给你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猎头的过程。”

不知是酒精的刺激还是其他,一向不愿在朋友之间谈论工作的我竟然就这样软软地抖开了话匣子,有问必答,从前期接单评估、做项目计划书,到寻访、面试、薪资谈判,再到背景调查、入职、保证跟踪中,侃侃而谈,毫无保留。

我甚至还讲述了一些我做过的重大Case,包括一些业内敏感人物的变动,极少数人知道,我就是那个背后挪动乾坤的人。

海群饶有兴致地听着,时不时看看萧东楼,又看看我,神情古怪,若有所思。

眼睛听得目瞪口呆,直呼精彩。萧东楼一直颌首微笑,不发一言。

饭后大家坐在沙发上,看婚礼当天的录像。华美的场景里人影憧憧……海群说,不如玩个魔术吧,东楼是高手。被点名者淡然一笑,吩咐海群取来白纸一张,说谁来玩一个猜心的游戏。

我挑眉,伸出手。“我来。”

沈鱼◎著

朝九晚五
Nine To Five

职场生存法则

“江川社长已经回上海去了,他在离开之前让我们准备好了两份合同,指定贵公司为我们华南地区的猎头合作方,并指定要沈小姐负责。下周我们会把合同文件发送过去,如果没有问题的话,随时可以签约。”

我几乎以为我在幻听,在确认了这真是的事实后,我才明白,原来奇迹不但发生了,还是如此让我措手不及。挂掉电话,我孩子气地握拳给自己加油了两声,顿时觉得身体舒畅,周遭的空气也变得清新无比。

第七章

01 江川集团的猎头单来得有点莫名其妙,但我无暇细想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兴冲冲地全身心扑在这个项目上,忙得焦头烂额。

我一边整理搜集金融投资业内各类相关信息,圈定了一些目标企业和目标人群CC,一方面动用了我在业内所有“线人”,几乎是有点穷得揭不开锅,地毯式搜索的意思。

然而国内投资企业大大小小多如牛毛,大气候不成熟的情况下人才良莠不齐,有时候几经辛苦CC到的某公司的投资总监,接触下来原来也不过几道板斧,离江川集团的要求相差甚远。

我尝试接触了凯雷和IDG中国的几位中高层资深人士,他们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,丝毫没有动弹的考虑。

一个月下来,我的收获依然寥寥无几。

连载

张伟愣愣地看着电话,他很清楚王雪儿为什么打电话给他,也明白王雪儿发火的原因。略微思考了一下,他拨了王雪儿的号码,不料王雪儿却关机了。

心里郁闷,就容易醉。张伟醉醺醺地从涮羊肉馆走了出来,还是孙小龙把他送回家的。到了张伟的楼下,孙小龙看出张伟心中有事,就在楼下的长椅上陪着他聊了一会儿。

张伟给孙小龙讲了自己和王雪儿相识的经过,当然,涉及隐私的部分就自动略过。简约地说完之后,张伟才意识到,自己一直默默挂念着的那个女人,就是王雪儿。

“你啊,脾气得改改了。老大小不小了,假如觉得王雪儿合适,就赶紧拿下,带回家给你妈看看,然后把婚结了。等结了婚,你就知道还是家庭最重要。”孙小龙说道。

张伟跟跟跄跄地站起来:“拉倒吧,谁嫁给我?天天回家里写东西,我都快成标准的宅男了。”

23 在张伟醉酒的那个晚上,王雪儿也不好受,她想理清自己和张伟之间的关系。她失眠了,一个人在招待所的小餐厅里孤单地坐着。就着一盘海带丝,一瓶啤酒枯坐到深夜。

独自回想了半天,王雪儿把自己的追求者捋了个遍。却发现任何一个追求者的经济条件、外在条件以及对自己的热情程度,都远远超过张伟。但自己却偏偏牵挂这个并不更优秀的男人呢?

因为爱恋他的才华?或是欣赏他的狂妄?

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,总以为自己能拿下什么最佳编剧奖。自大、狂妄、粗心……根本不适合自己的恋人设置的基本标准。

还是提前放手吧?王雪儿看着酒杯里的啤酒泡着呆,她发现越否定张伟的个性,就越欣赏这个人。这些缺点,恰是张伟令她心动的地方。

“我又不是没人要?干吗天天想着这个坏人。居然还借钱给王新,王新对他还是那么重要吗?分明是张伟对她念念不忘。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有没有分手。我离开北京的时间里,他们是不是旧情复燃了?他明明说过不在乎她的,为何又与王新产生了纠葛?”在这爱与妒之间,王雪儿痛苦地思考着。

夜色朦胧,醉意微微,王雪儿回想起刚来北京打拼的日子。没戏拍的那些夜晚,王雪儿像现在一样独自在街头游荡。

“没问题的,你的包怎么这么沉?不是从剧组偷了一头猪回来吧。”张伟和王雪儿走到马路对面,打了一辆出租车。

到家之后,张伟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沙发上,时而而在文档里敲几个字。王雪儿简单地冲了个澡,穿好睡衣走了出来。看到王雪儿,张伟指了指摇椅说:“你先坐着,我跟你谈个事情。”

王雪儿坐了下来,她一边用浴巾擦着头发,一边听张伟说剧本。张伟清了清嗓子,开始给她讲电影剧本《飞碟神话》的大纲与人物小传。张伟说得情绪激昂,说到结局部分的女一号对当年伤害自己的丈夫,坦然地从容地说了声谢谢你时,张伟眼里竟然闪着泪,显然他把自己的情绪带进去了。

张伟说完了,房间里十分安静。两人都不说话,空气中只剩下低低的呼吸声。

很久很久,王雪儿才打破了沉默:“本子不错,我能演女一号吗?”

33